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 查尔斯·狄更斯 著 刘慧菊 译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雾都孤儿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刘慧菊

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92-2

I. 雾… II. ①狄… 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98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雾都孤儿

作 者 (英)狄更斯

译 者 刘慧菊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92-2/I·1954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10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2
第六章	30
第七章	33
第八章	38
第九章	44
第十章	49
第十一章	52
第十二章	58
第十三章	63
第十四章	70
第十五章	78
第十六章	83
第十七章	90
第十八章	97
第十九章	102
第二十章	109
第二十一章	115
第二十二章	119
第二十三章	124
第二十四章	129

第二十五章	133
第二十六章	137
第二十七章	146
第二十八章	151
第二十九章	158
第三十章	161
第三十一章	166
第三十二章	173
第三十三章	179
第三十四章	185
第三十五章	192
第三十六章	197
第三十七章	199
第三十八章	206
第三十九章	213
第四十章	224
第四十一章	229
第四十二章	236
第四十三章	244
第四十四章	252
第四十五章	257
第四十六章	260
第四十七章	267
第四十八章	272
第四十九章	279
第五十章	287
第五十一章	295
第五十二章	305
第五十三章	311

第一章

关于奥立弗·退斯特的出生地点与有关他出生的各种情形。

有一个城镇，因为多种缘由，对这一城镇的大名我们姑且还是隐匿为好，连一个假名我都不愿意为它起一个。这个地方与所有大小的城镇相同，在那儿的公共建筑物当中同样有个自古以来就已经具有的机构，这就是济贫院。本章之首所说到其姓名的人便是在这所济贫院中出生的，详细的时间用不着絮烦了，由于无论怎样说，这一方面对于读者而言也没什么意义——最起码在眼下这个阶段是这样的。

这个小东西被教区外科医生带到这个充满苦难和悲伤的世界，在很久以后，依旧有一些人们怀疑，这孩子究竟是否可以给他取个名字继续活下去。假如真是这样，这部传记很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或者，即使可以写出来也只有几页，但是也有一个无从估量的好处，就是成为从古至今任何时代或国家现存作品当中最简单明了与忠诚老实的传记典范。

虽然我无意断言，在济贫院出生这件事情对一个人而言本身就是最难求、最令人羡慕的好运气，不过我要说，这个时候，对于奥立弗·退斯特而言，这或许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情。说实在的，那个时候让奥立弗自己负起呼吸空气的责任也有非很的困难——呼吸原本就可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然而习俗又让这样的责任成为我们能活下去不可或缺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他在一张非常小的羊毛褥子上面躺着不停地喘息，在今世与另一个世界当中不均衡地徘徊，天平很显然地偏向于另外一个世界。其它的暂且不提，在这一短短的时间内，假如奥立弗的身边是体贴周到关切的老奶奶、十分仁慈的妇人们、具有丰富经验的护士和知识丰富的大夫，毋庸置疑，他肯定不可避免地送了命。多亏在场的只有一个穷苦的老太婆，她已让很难到手的一些啤酒搞得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了，另外还有一个根据合同处理此类事情的教区外科医生。除此以外，他身边没有其他的人。奥立弗和自然之间所进行的较量结果出来了。一番新的斗争以后，奥立弗呼吸开始稳定，打了个喷嚏，发出一阵响亮的哭声。作为一个男婴，哭声到底有多响亮是能够预料到的，要明白他在三分十五秒以上的时间内还一直没有发声这么一种非常有用处的本能。他开始对整个济贫院的人宣布一个事实：本教区从此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负荷。

奥立弗刚用这样的活动来表明自己的肺部已经能够正常地自由运转，此刻，随手放在铁床架上的那条破旧的被褥发出了飒飒的响声，一个年轻的女人非常虚弱地由枕头上抬起惨白的脸，用极细小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挤出一句话：“叫我先看一眼孩子再死吧。”

医生一直坐在壁炉前，一会儿烘烘手心，一会儿再搓一下手，听见年轻女人的声音，他站起身来，走到床前，声音柔和得让人想像不到，说：

“哦，你还没到谈死的时候。”

“上帝祝福，她一定不会死的。”那个护士插了一句，一面急急忙忙地将一只绿色玻璃瓶塞入衣服兜内，瓶里的东西她已经在一次昏厥中品尝过了，看起来非常满意。“上帝祝福，一定不会死，等她活到我这个年纪，大夫，自己家里养着十三个孩子，除去两个以外，全都死了；那两个就与我一起呆在济贫院里生活，到那时她就懂事了，用不着这么激动，不能死，想一想当妈是什么滋味，可爱的小羊羔在这里呢，想一想吧。”

这些话原本是想用有关当母亲的幸福来安慰产妇，不过很明显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产妇摇了摇头，把一只手向孩子伸过去。

医生把孩子放在她的怀中，她热情地用苍白、冰凉的双唇吻着孩子的前额，然后用两只手摸了摸脸，木然地向四周看了看，颤抖着倒下——死去了。他们按摩她的胸脯、两手和太阳穴，不过血液已停止流动了。医生与护士说了一些希望和安慰的话。而希望与安慰这些东西与她已经永远分别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辛格密太太。”最后，医生开口说道。

“啊，不幸的孩子，都完了。”护士一边说，一边由枕头上拿起那只绿瓶子的塞子，那是她弯身抱孩子时落下来的。“不幸的孩子。”

“护士，假如孩子哭起来，你只管让人去找我，”医生不紧不慢地戴上他的手套，说道，“看来这个小孩有可能大哭大闹，如果他闹，就让他喝点儿燕麦粥。”他把帽子戴好，向门口走去，走过床边时又停住脚步，补充了一句，“这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是前一天夜里被送到这儿来的，”老婆子回答道，“是按照教区贫民救济处督监的命令。有人见她躺在大街上。她肯定走了不少路，鞋都不能穿了。但是她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知道。”

医生俯下身，抓起她的左手。“又是那种事，”他摇了摇头说道，“知道了，手上没带婚戒，再见。”

这位看病的绅士到外面去用晚餐了，护士自己再次对着那个绿色玻璃瓶的嘴享用了一番，坐在炉火前的一把矮椅上，开始给婴儿穿衣裳。

小奥立弗确实能够当作人靠衣服打扮的一个绝妙的例证。他自从来到世上，惟一遮盖身体的东西就是包着他身体的一条毯子，你称他是一位贵族也行，是一个乞丐也

可以。即便最冒失的陌生人也不能准确地说出他属于社会中的什么阶层。然而现在，他被包在一件白布旧罩衫里面，因为使用的次数太多了，罩衫已开始发黄，立即打上印章，贴好标签，纳入他应该归属的门类——做一个教区的孩子——一个济贫院的孤儿——一个卑贱的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人世间就要遭人殴打，挨耳光——人人轻视，没有人同情。

奥立弗大声哭了起来。他如果知道自己已成为一个孤儿，其命运怎样都需要看教区执事与贫民救济处督监会不会善心给予照顾，哭泣的声音肯定会更大一些。

第二章

有关奥立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生活情况。

以后的八个月，或者是十个月，奥立弗变成了一种有计划的不守信用和道义与欺骗行为的牺牲物，他是靠人喂大的。济贫院当局根据规定把这个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及时报告了教区当局。教区当局郑重、严肃地询问济贫院方面，目前“院内”是不是连一个可以给奥立弗提供必需的照顾与奶水的女人都没有。济贫院当局谦虚而有礼貌地给予回答，当时没有。就这一方面，教区当局非常慷慨和仁慈地决定，奥立弗将被“寄养”出去，换一种说法，就是被送到三英里之外的一个分院去，那儿有二三十个不遵守济贫法的小犯人成天在地板上打滚，一点儿都没有乱吃零食、穿得太暖和的干扰，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对他们就像亲生父母一样管教，老太婆照看着这些小犯人，是因为每个小人头一周补贴七个半便士。一周七个半便士，能给一个孩子准备很不错的饭菜，七个半便士能买来很多东西，足能将一个小肚子撑坏，倒很难受。老婆子很聪明，富有经验，对于怎样对孩子最好这方面知道得很多，对自己的私账算计得也是十分精确。所以，她将每星期的大多数生活费扣留下来，用在自己的身上，而用在教区新生的一代身上的费用与原来规定的数目相比也就少了很多。她竟然看到了深层中更深层的东西，以此来证明她自己是位超乎寻常的富有探索精神的哲人。

每个人都听说过另外一个勇于探索的哲人的佳话，他提出了一匹马儿什么也不吃就能跑快的伟大理论，还示范得十分成功，将自己的马每天所吃的饲料降到一根干草。毋庸置疑，如果那匹马不是在快要品尝到第一顿美味的空气食物以前二十四小时死了，他肯定已经把它养成了一匹什么也用不着吃的精力旺盛的烈性好马。受托精心照料奥

立弗·退斯特的这位女士同样相信喜欢探索的哲学，然而，她的这一行动付诸于行动时也只能产生非常相像的结果。每次有一个小孩已经锻炼得能够靠着差得无法再差的食物里少得无法再少的一部分活下去时，十个当中总有八九个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在缺吃少穿下的情况生病，或者由于照料不周掉入火中，或者因为意外给憋个半死，假如其中有任意一种情况出现，不幸的小东西通常都会被召唤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先辈相聚。

翻床架子时，没注意床上还有一个教区孩子，竟然把他也给弄伤了，或者正在洗涮时由于无人看管将孩子给烫死了——但是第二种情况十分少见，因为洗涮之类的事情在寄养所中可以说是不常见的事——有这种事情发生，有时会吃官司，非常有意思，不过一点儿都不常见。陪审团或许会一时兴起，提出一些烦人的问题，否则就是教区居民公开签名进行抗议。然而，这种冒失行动不久便会让教区医生提出的证明与干事的证词给压下去，前者过去一样将尸首解剖，看到里面什么都没有（这非常有可能），后者则永远都是教区让他们怎样保证他们就怎样保证，证词中充满他的一片忠心。除此之外，理事会定时去看寄养所，一直都是在动身前一天打发干事去通知一声，说他们要来。因而到他们去时，每个孩子都打扮得干干净净，让人非常高兴，人们还想要求什么呢。

不能希望这样的寄养办法会有什么非常出色的或者是丰盛的果实。奥立弗·退斯特快要九岁了，眼瞅着仍然是个惨白瘦削的孩子，个儿很矮，皮包骨头。但是不知道是因为造化还是遗传，奥立弗心里已经具备了一种坚忍、刚毅的精神。这样的精神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展，还需要感谢寄养所饮食太微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待遇，他才将就地生活了九个年头。无论怎样说吧，这一天是他的第九个生日，他正在煤窖中祝贺自己的生日，邀请的客人是经过特别选择的，只有其他两位小绅士，他们三人十分无理，竟然拼命要东西吃，一块儿受了一顿毒打，然后又被关进了煤屋。就在这时，所内那个好当家人曼恩太太突然被吓着了，她不曾料到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会像幽灵一样来到，这个时候他正在费力地将花园正门上的那道小门打开。

“上帝呀。是你吗，邦布尔先生？”曼恩太太一边说着，一边将头伸到窗子外面，满脸无比高兴的神色装得很像。“苏珊，将奥立弗与那个小东西带上楼去，快点儿为他们洗个澡。噢哟，邦布尔先生，看见你我简直太愉快了，确——实——”

这不，邦布尔先生是个大胖子，性格又特别急躁，因此对这样充满热情的一番客套，他不仅没用相同的热情给以回答，倒狠狠地晃了晃那个小门，然后踹了它一脚。除去教区干事以外，是什么人都不能踢出这么一脚来的。

“上帝呀，看我，”曼恩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急忙跑出来，这时三个孩子已被弄上楼去了，“看我这记性，我竟然把门是由里面拴着的给忘了，这都是因为这群可爱的小家伙。请到里面来吧，先生，请进来吧，邦布尔先生，快请。”

虽然这个邀请带着一个足以使所有的教区执事消气的深深一躬，然而这位干事却

仍然无动于衷。

“曼恩太太，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或者说表示尊敬吗？”邦布尔先生手里紧紧地握着手杖，问，“教区公务人员为了区内收养的孤儿的教区公务到这里来，你反而总是叫他们在花园门口等着？你莫非忘了，曼恩太太，你是一个贫民救济处的督监，并且是拿薪水的呀？”

“说实话，邦布尔先生，我只是在对孩子们说，是你过来了，他们中有一两个倒挺喜欢你的。”曼恩太太无比谦恭地回答。

邦布尔先生向来都觉得自己辩才超人，地位也非同一般，这时候他不仅显示了自己的口才，同时还证实了自己的地位，态度也开始缓和下来。

“行了，行了，曼恩太太，”他语调较为平静，“即使是像你讲的那样，或许是这么回事。带着我到屋里去吧，曼恩太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有几句话要讲。”

曼恩太太将干事带到一间地上铺砖的小客厅里，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又殷勤地将他的三角帽与手杖放到他眼前的一张桌子上。邦布尔先生将额头上因赶路而冒出的汗擦掉，满意地瞧了瞧面前的三角帽，笑了。是的，他笑了。教区干事到底也是人，邦布尔先生笑了。

“唉，你没有生气吧？看看，跑了那么远的路，你是明白的，否则我也不可能提这事。”曼恩太太的声音甜得让人难以抵制。“噢，你要不要喝点儿什么，邦布尔先生？”

“什么都不喝，什么都不喝。”邦布尔先生不停地挥着右手，一副非常威严且带着平和的模样。

“我想你还是愿意尝尝的，”曼恩太太注意到了邦布尔先生拒绝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语气还和说话时的动作，于是说道，“只喝一点儿，加一点儿凉水，放一块糖。”

邦布尔咳嗽了一下。

“行，喝一点儿。”曼恩太太微笑着说。

“让我喝什么酒？”干事问道。

“唉，就是我在家里一直都必须准备好的那种东西，如果这些乖孩子们身体不适时，就给他们兑一点儿达菲糖浆，让他们喝，邦布尔先生。”曼恩太太一面说，一面伸手把角橱打开，将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拿出来。“杜松子酒，我不会骗你的，邦布尔先生，这个是杜松子酒。”

“你也让孩子们喝达菲糖浆，曼恩太太？”调酒的过程很有趣，邦布尔先生很感兴趣地直盯着，一面问道。

“上帝祝福，不错，无论价钱多么贵，”监护人回答说，“我无法眼看着他们在我面前遭受折磨，先生，你是明白的。”

“那是，”邦布尔先生表示同意，“你不能。曼恩太太，你是一个仁慈的女人。”（这时候她将杯子放下了。）“我会尽可能快地找一个机会向理事会提出这件事，曼恩太

太。”（他将酒杯拿到自己面前。）“你让人觉得就像一位母亲，曼恩太太。”（他将掺水杜松子酒搅匀。）“我——我非常愿意为你的健康干杯，曼恩太太。”他一口气喝掉半杯。

“此刻，我们谈正事，”干事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个皮夹子。“那个就连洗礼都没做完的孩子，奥立弗·退斯特，今天该是九岁了。”

“上帝祝福他。”曼恩太太补充了一句，一面用她的围裙角擦了擦左眼。

“虽然早提出了奖赏十英镑，随后又添加到二十英镑，虽然本教区方面已尽其所能地做出努力，应当讲，最为不同寻常的努力，”邦布尔说，“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查出他的父亲是什么人，也不清楚他母亲的地址、名字、或者说相关的情况——况。”

曼恩太太诧异地抬起双手，想了想，然后说道，“那么，他究竟是怎么起的名字？”

干事非常得意，坐直身子说，“我给他起的。”

“是你，邦布尔先生？”

“不错，曼恩太太。我们按 A、B、C 的顺序为这群拣来的弃儿起名字，上个是 S——斯瓦布尔，我给他起的。这个是 T——我喊他退斯特，下面来的一个就应当叫恩文了，再往后就是维尔金斯。我已经将名字起到最后几个字母了，等我们起到 Z 时，就重新再来。”

“瞧，你简直能够称得上满肚子的学问，先生。”曼恩太太说。

“行了，行了，”干事很明显因为这些奉承话而非常得意，“或许能够称得上，或许能够称得上，曼恩太太。”他将掺水杜松子酒一口气喝光，又加了一句，“奥立弗不能再留在这儿了，理事会已经决定叫他搬回济贫院，我亲自到这儿来就是想将他带走，你让他马上到这儿来见我。”

“我这就去叫他。”曼恩太太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了客厅。此时，奥立弗脸和手上结了嘎巴的一层污泥已经洗掉，一次也就只能洗掉这么多，被这个善良的女保护人带着来到房间。

“向这位先生行个礼，奥立弗。”曼恩太太说道。

奥立弗行了一个礼，这个礼仪一半是冲着坐在椅子上的教区干事，一半是冲着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

“奥立弗，你希望和我一块儿走么？”邦布尔先生的口吻非常神气。

奥立弗刚想说 he 非常愿意跟什么人立即离开这儿，双眼一抬，恰好看到曼恩太太站在邦布尔先生坐着的椅子后面，正满脸煞气地向自己挥拳头。他马上知道了这一暗示的用意，这副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肯定会在他的记忆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也与我一块儿去么？”不幸的奥立弗问道。

“不，她不能去，”邦布尔先生答道，“但是她偶尔会去看你。”

对于这个孩子而言，这根本就不能算作什么极大的安慰，虽然他年龄还很小，却已会故意流露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神情。让这孩子流出几滴泪水也完全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假如想哭，饥饿还有最近受到的折磨也有极大的帮助。奥立弗哭得确实非常自然。曼恩太太拥抱了奥立弗无数次，并且将一块涂着黄油的面包给了他，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免得他刚到济贫院便露出一副饥饿的模样。奥立弗手中拿着那块面包，戴着一顶教区配备的棕色小帽，立即被邦布尔先生从这所让人悲伤的房子里带了出来，他在这儿度过了自己阴暗的童年，向来都没有被一句温柔的话或者一道温和的眼神照亮过。虽然这样，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背后关上的时候，他仍然立即觉得有一阵天真的悲哀，他将自己那群苦难中的小朋友们抛在背后了，他们调皮是调皮，不过却是他认识的仅有的几个好伙伴，一种独自掉入广阔世界的寂寞感第一次渗入孩子的心里。

邦布尔先生迈着大步走着，小奥立弗牢牢地抓着他那镶着金线的袖口，一路小跑在他身旁走着。每走两三百码，他便会问一问是否“马上就要到了”。关于这类的话，邦布尔先生给以非常简单并且不耐烦的回答，加水的杜松子酒在有的人心里只能唤起短暂的慈悲心肠，这种心情到这时候已经化为乌有了，他再次成了一名教区干事。

奥立弗在济贫院中还没过上十五分钟，刚刚吃了第二片面包，将他交到一位老太太手中看护，亲自去做事的邦布尔先生便回来了，他对奥立弗说，今天晚上正好木板开会，木板让他立刻去一趟。

奥立弗多少不免对这个消息感到吃惊，一块木板为什么会是活的，他很明显什么都不明白，真是哭笑不得，然而，他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邦布尔先生在他的头上用手杖打了一记，便于让他清醒，打在背上的第二记是让他打起精神，随后命令他跟着他走，将他带入一间已经粉刷过的宽大的房间里，十几位胖乎乎的绅士在一张桌子前围坐着。上端有把圈椅比其它的椅子都要高出很多，椅子上坐着一位非常胖的绅士，一张脸又圆又红。

“给诸位理事行个礼。”邦布尔说。奥立弗将在双眼中滚动的几颗泪珠擦掉，他看到眼前只有一张桌子，没有看见木板，不得不凑合着向桌子行了个礼。

“孩子，你的名字是什么？”在高椅子上坐着的绅士开口说话了。

奥立弗一看到有这么多的绅士，禁不住被吓坏了，全身不停地颤抖，干事又在他的身后打了一下，使他放声大哭起来。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回答时声音很低，并且迟疑不决，一位身上穿着白背心的先生立即说，他是个傻子。应当说一下，预言好坏是这位绅士打起精神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小孩儿，”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你听好，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吧？”

“先生，什么是孤儿？”不幸的奥立弗问。

“这个小孩儿是个傻子——或许过去就是。”身上穿着白背心的绅士说。

“不要说话。”开始讲话的那位绅士说，“你没有父亲和母亲，是教区将你养大的，你明不明白？”

“明白，先生。”奥立弗回答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

“你为什么要哭呀？”穿着白背心的绅士问。不错，这的确让人不能理解，这小孩儿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呢？

“我希望你天天晚上都祈祷，”另一位绅士声音沙哑地说，“为那些喂养你、照料你的人祈祷——要像一个基督徒一样。”

“一定做，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说。方才说话的那位先生无意间反而说出一个真理。假如奥立弗曾经给那些喂养他、照料他的人祈祷过告的话，一定早就像一名基督徒了，并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基督徒。然而他向来都没有祈祷过，因为一个教他那样做的人都没有。

“好了。你到这里来要受教育，也会学到一门很有用的手艺。”在高椅子上坐着的那位红脸的绅士说。

“那你第二天清晨六点钟就着手去摘旧麻绳。”身穿白背心的绅士粗暴地加了一句。

为了感谢他们通过摘旧麻绳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工序，将授业与传艺两大善举融合起来，奥立弗在邦布尔的引导下再次恭敬地行了个礼，就被急急忙忙地带到一间大收容室里。在那儿的一张又脏又乱的硬板床上，他哭泣着睡去了。简直是一个出色的证明，表现了充满人情味的英国法律。法律到底是准许一些靠救济活着的人睡觉的。

不幸的奥立弗，他怎么能够料到，正是在他幸福地沉睡着，对身旁发生的事情一点儿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正是在那一天，理事会决定了一件和他一生的命运都有着重大关系的事情。已经决定了。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理事会的成员全都是一些头脑机智、思想深刻、洞察事理的哲人，当他们对济贫院非常关心时，马上看到了一个一般人根本就不能发现的问题——穷人们都很喜欢济贫院。对于比较穷苦的阶层而言，济贫院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游乐场所，一家免费的客栈，早餐、午餐和晚餐以及茶点一年到头都有，真是用砖泥砌成的人间乐园，在那儿能够尽情地成天游玩，用不着工作。“啊！”看上去深明内情的理事先生讲话了，“要想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就要靠我们这些人了，我们要马上解决这种情况。”所以，他们立下了一条规矩，只要是穷人都应该自己选择（他们不会强迫每一个人，从来都不强迫），或者在济贫院中慢慢饿死，或者在院外立即饿死。鉴于这个目的，他们和自来水厂签订了没有限制地提供水的合同，与粮商说定，按时为济贫院提供少量燕麦片，发放的规定是一天三餐稀粥，一周两次发一个洋葱，到星期天就多发半个面包卷儿。他们还立了好多与妇女有关的规章制度，每一条都非常明智且又不乏仁慈，这儿就不逐一细说了。因为民事律师公会所收的费用太多，理事们就仁慈地开始将贫穷的夫妇拆散，再也不强迫男方像以前一样养活妻子和孩子，而是把他们的妻儿抢走，让

他们当光棍。只凭上面这两条，假如不是和济贫院联系在一起，社会各个阶级不知道会出现多少申请救济的人。然而理事会的先生们全都深谋远虑，对这个麻烦事儿早已经胸有成竹。把济贫院、麦片粥联系在一起，便将人们吓跑了。

奥立弗·退斯特搬回济贫院的前半年里，这种制度恰好处在普遍实施当中。起初花费很大，丧葬费用剧增，又想将院里所有受救济的贫民所穿的衣服改小，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衣裳便开始在他们那瘦小干枯的身上松松垮垮地晃荡起来。济贫院的人数到底像受救济的贫民一样也在日益减少，理事会的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孩子们吃饭的地方是一间宽大明亮的石砌大厅，一口铜锅在大厅的一端放着，到了开饭时，大师傅从锅里舀粥，所以他还专门带上了一条围裙，而且有两个女人帮助他。这样一种如同过节般的美餐，所有的孩子都各自分到一汤碗粥，一点儿都不多给——碰到盛大的节日，就会多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粥碗向来都不用洗，孩子们肯定会用勺儿将碗刮得锃亮。做这件事情时（这根本用不了太多的时间，汤匙几乎像碗一样大），他们坐在那里，直盯着那口铜锅，简直想将支锅的砖也吃到肚里去，与此同时，他们全都用力地吮着自己的手指头，绝对不会放过无意中从什么地方掉落的粥嘎巴儿。男孩们大多数都有一副很好的胃口。三个月了，奥立弗·退斯特与伙伴们一起承受着这种慢慢饿死的折磨。到后来饿得确实受不了了，都快疯了，有一个男孩几个头看起来比年纪大，又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罪（他父亲原来经营一家小饭铺），阴沉着脸向伙伴们表示，除非天天都多给他加一碗粥，要不然说不定哪天夜里他就会将在他身旁睡觉的那个小家伙吃掉，而那个孩子生得偏偏十分瘦弱。他讲话时，双眼中有一种饿极了的亮光在闪动，孩子们都相信他说的话。大家一起商量，抽签决定谁在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去大师傅那儿再要求添一点儿粥，奥立弗·退斯特抽中了。

到了傍晚，孩子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大师傅身上穿着厨子衣服，在锅边站着，帮忙的两个贫妇站在他的背后。粥人人都有了，一段很长的祈祷结束以后就是短暂的吃饭时间。碗内的粥全都下肚了，孩子们窃窃私语，不停地对奥立弗挤眉弄眼，此时，他身边的一个孩子用胳膊肘慢慢地推了推他。奥立弗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早已被饥饿和贫穷逼得什么也顾不得，不得不冒险了。他由桌子旁边站起身来，手中拿着汤匙和粥盆，向大师傅走过去，开口说话的时候不免对自己的胆量感到吃惊：

“很抱歉，先生，我还想再添一点儿。”

大师傅是一个身体强壮的胖子，他的脸立即变得煞白，久久地，他满脸惊愕地紧盯着这个小叛乱分子，然后他有些站不稳了，就贴到锅灶上。打下手的女人是因为没有想到，孩子们则是因为害怕，所有的人都呆在了那儿。

“你说什么！”大师傅吃力地说道，声音中一点儿劲儿都没有。

“很抱歉，先生，我还想再加一点儿。”奥立弗回答说。

大师傅拿起勺子，对准奥立弗的头就打了一下，又张开双臂将他牢牢地夹住，厉声大叫着，将教区干事喊来。

理事们正在商量一件秘密的事情，邦布尔先生一下冲到房间里，心情非常激动，对坐在椅子上的绅士说：“曼恩先生，对不起，先生。奥立弗·退斯特提出还想要。”

所有的人都非常吃惊，惊慌失措的神情在所有的面孔上都流露出来。

“还想要！”曼恩先生说道，“镇定点儿，邦布尔，说明白些。我应当没听错，你是说他将按饮食单发放的晚饭吃完以后还想要？”

“是这么回事，先生。”邦布尔回答道。

“那孩子以后肯定会被绞死，”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我断言那个孩子会被绞死。”

对这位绅士预言性的意见，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理事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奥立弗立即就被关了起来。次日清晨，大门外面贴出了一张布告，凡是想从教区领走，收留奥立弗·退斯特的人奖赏五镑，另一种说法是，只要有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愿意找一个徒弟，去从事随便哪种手艺、生意、行当，都可以把五镑现金和奥立弗·退斯特领走。

“我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次日清晨，身穿白背心的绅士一面敲门，一面看了看这张布告说道，“我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没有哪件事情可以和它相比，我断言这个孩子肯定会受到绞刑。”

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说的究竟是对还是不对，笔者准备到时候再向读者说明。假如我现在就说明，奥立弗·退斯特是否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或许就会将整个故事的趣味给破坏了（如果它多少有点儿趣味的話）。

第三章

说说奥立弗·退斯特险些获得了一个并非白拿钱的职务。

奥立弗犯了一桩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罪行，公开请求再多添点儿粥；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他是一个重要的犯人，一直独自禁闭在黑暗的屋子里，这个命令是出于理事会的明智和仁慈。乍一看上去，不无道理假定，假如他对身穿白背心绅士的预言抱着适当的尊敬之意，只需将手帕的一头拴到墙上的铁钩上，将自己拴到手帕的另一头，肯定会一下子让那个智者获得预言家的声望。但是，想演出这样一套把戏却存在一个实际困难，也就是说，手帕从来都被视为奢侈品，理事会一个明确的命令，就永远地

从吃救济的穷人的鼻子下面消失了。这个命令是他们开会讨论，签字印章，严肃慎重地宣布出去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困难则是奥立弗非常年轻，什么都不知道。白天，他只知道痛苦地哭泣，在漫长的夜晚到来时，他一直是张开小手，捂着双眼，企图将黑暗挡在外面，他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努力想睡一觉。他经常无端地哆嗦着醒过来，身体向墙上靠得愈来愈紧，他好像觉得，在黑暗和孤寂把他包围起来的时候，那一堵又冷又硬的墙也变成了一道能够给他温暖的屏障。

与“该制度”作对的人们不要觉得，奥立弗在独自关着的这段时间内享受不到任何有好处的锻炼，社会交往的愉快，甚至宗教安慰的有用机会。就运动来说，那时正好天气阴冷，他得到了天天早上在石板院子里水泵的龙头下面沐浴一次的准许，邦布尔先生在那儿照顾着，防止奥立弗受凉，一直都是非常殷勤地用藤条在他身上抽打，让他有一种浑身针刺般的感觉。至于社交方面，他每隔一天都会被带入孩子们用餐的大厅，在他们面前被鞭打一顿，当作对大家的警戒。每到黄昏，祈祷时间刚到，他便被连打带踢地弄到那间黑屋子里，得到在那里听孩子们一起祷告的允许，以此安慰一下自己的内心，可以发现他不能完全说被剥夺了得到宗教安慰的权利。理事会特别在祈祷中加了一条，希望孩子们祈求上帝祝福，叫他们变成一个品质高尚、善良、满足、顺从的人，千万不能犯下奥立弗·退斯特所犯的那些过失和罪恶，这些祈祷词明确说明他处在罪恶力量的特意关心与保护之下，纯粹属于魔鬼自己开办工厂直接制造出来的一个物品。

奥立弗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如此美妙、受到热情关心的环境中。某天清晨，清扫烟囪的甘菲尔德先生到这儿的大街上来了，他心中始终都在算计着怎样交欠下的一笔房租，房东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甘菲尔德先生左算右算，不管怎样都凑不够所需要的整整五镑这一数字。这道数学难题几乎弄得他无路可走，他手中握着一个短棍，不停地敲打自己的脑门，再打一下自己的毛驴，从济贫院路过的时候，他的双眼看到了门上贴的布告。

“噢——唷。”甘菲尔德先生向着毛驴吆喝道。

毛驴这时候完全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它或许正在盘算着，将小车上面的两袋烟灰卸下之后，是否能够获得一两棵美味的白菜帮子作为慰劳，所以它没注意到这个命令，仍然慢慢悠悠地向前走。

甘菲尔德先生狂吼起来，对着它的头便是一顿狠骂，特别是对着它的双眼。他走上前去，对准毛驴的头使用力敲了一下，多亏是一头毛驴，要是换上别的动物，那么脑袋肯定早已裂开了。然后，甘菲尔德先生揪着笼头使劲儿一拧它的下巴，非常客气地敬告它别擅自作主，最后叫它回转过头。甘菲尔德先生这时又在毛驴头上打了一下，让它老实等着别动，等他回来以后再说。甘菲尔德先生将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就来到大门口，开始看那份布告。

身穿白背心的绅士把双手放在身后站在大门外，他方才刚在会议室里发表了一番

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他已经亲眼看到了甘菲尔德先生和驴子之间发生的这一次很小的争执，又看到那个人走到前面来看告示，情不自禁地、得意地笑了起来，他一下子便看出甘菲尔德先生正是奥立弗需要的那种主人。甘菲尔德先生把那份布告仔细地读了一遍，也笑了：五英镑，多少正好合适。而附在这笔钱的累赘，那个奥利弗，甘菲尔德先生了解济贫院的食物情况，知道他的身体肯定非常瘦小；正好干清扫烟囱的活儿。所以，他再次把布告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随后，他用手碰了一下自己的皮帽，以示行礼，和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讲起话来。

“先生，这儿是否有一个小孩，教区打算让他跟人学习一门手艺？”甘菲尔德先生说道。

“对呀，朋友，”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脸上带着不屑一顾的笑容，说，“你认为他怎样？”

“如果教区希望他学习一门正当的、轻松的手艺的话，清扫烟囱确实是个很让人尊重的行业，”甘菲尔德说道，“我恰好缺少一个徒弟，准备收下他。”

“请进来吧。”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说道。甘菲尔德在后面停留了一会儿，他对毛驴的头又打了一巴掌，还用力拉了拉缰绳，警告它不能自作主张地逃跑，之后跟随在身穿白背心的绅士后面进去，奥立弗第一次与这个预言家相见正是在这间屋子里。

听完甘菲尔德再次说出他自己的愿望，曼恩先生说：“这可是一个非常肮脏的活儿呀。”

“过去就有小孩子被憋死在烟囱里的。”另一位绅士说。

“那是想让他们到下面来，不过还没有点火，便将稻草浇上水了，”甘菲尔德说，“那样就会只冒烟没有火苗。想让小孩子快点儿下来，那些熏人的烟完全不管用，只会让他睡着，他正求之不得呢。小家伙，顽固、懒惰得要命，各位先生，再也见不到比一团烧得很旺的红火更灵验的了，他们三步两步便溜到了下面。各位先生，这非常人道，也就是说，一旦他们被卡到烟囱里，烤一下他的脚板，他们立即就得脱身下来。”

身穿白背心的绅士好像让这番解释逗得十分高兴，但是，他满心的高兴马上被曼恩先生的一个眼神给打断了。理事们聚到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声音降得非常低，其他的人只听见几句，“节约花销，”“报告中看起来好看点儿，”“发布一份铅印的报导。”不错，这几句话之所以能听出来，也是因为重复说了许多次和特意强调的原因。

秘密商量终于停止了，理事会的成员们都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又开始变得严肃起来，曼恩先生开口说：

“我们已经商量的有关你的申请，我们不能同意。”

“坚决不同意。”身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完全不赞成。”别的理事也附和说。

据说已经有三、四个孩子让甘菲尔德先生的拳打脚踢断送了性命，很久以来他便背上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坏名声。他心里思忖，理事会确实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